

未有文字以前表示 「方位」與「數理關係」的玉版 ——含山出土玉版小論

饒宗頤

地不愛寶，荒古文物，不斷出土。不特使人們油然「發思古之幽情」，而耳目聞見為之一新。惟探蹟索隱，仍有待乎我人之努力。如安徽含山縣凌家灘出土夾放在玉龜背甲與腹甲中間的玉版，過去新聞的報道，只說是「八卦圖」，最近方才正式把資料公佈，據陳久金及張敬國的解釋^①認為「圖中的八方表示八個季節，遠古沒有文字，人們才使用鑽孔畫圖的辦法來計數。」他說：「玉片四周的四、五、九、五之數，與洛書『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中央』相合，根據古書中八卦源於河圖、洛書的記載，玉片圖形表現的內容應為原始八卦。」他所得到的結論是：「河圖洛書就是曆法，含山出土的玉龜和帶圖形的玉片，證實了5000年前就有這種曆法存在，也反映了我國夏代或先夏的律曆制度。」這是多麼重要而有趣的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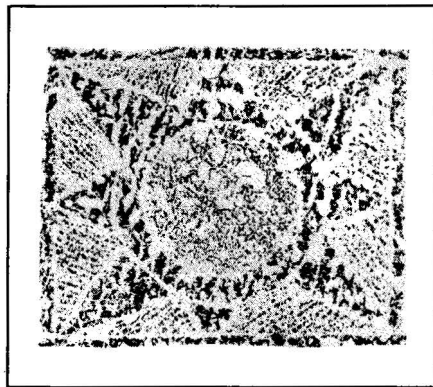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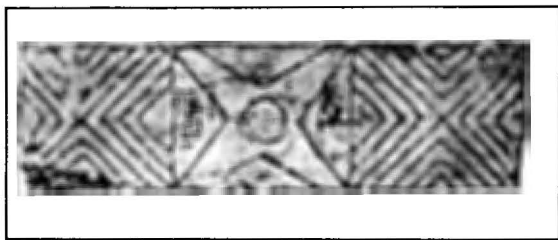
久金先生是天文學家，他從時間觀念——季節來分析這幅神秘的圖紋珍繪，可惜他所採用作為論據的資料都比較晚出，說服力不是太強。我覺得這一幅圖紋，圓圈之內分成八枝箭頭來代表八方，在它的四角另繪四枝箭頭來表示四維，空間觀念似乎比時間觀念更為顯著，我們還可以從另一角度來作別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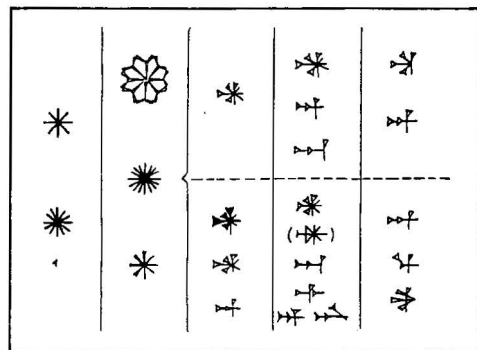
太陽和天上的星辰發出永無停止的光芒，遠古的人類最容易通過對天體的觀察取得許多對日月星辰的天文智識；於是，太陽崇拜成為地球之上各不同地區民族的共同信仰。這玉版上面的圓圈，象徵著太陽，八角和八枝箭頭是指太陽輻射出的光芒，是可以理解的。我們看漢代畫像磚的星形圖紋，像梓潼之作  狀，曲阜之作  狀，無論圓圈放出四角或八角的光芒，都和這幅玉版圖繪很相似。西南民族使用的銅鼓紋飾，最常見的便是鼓中心的太陽紋，大抵亦作八道光芒。

右圖：曲阜舊縣出土東漢墓畫像石

下圖：梓潼出土東漢墓畫像磚

（林巳奈夫《氣的花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學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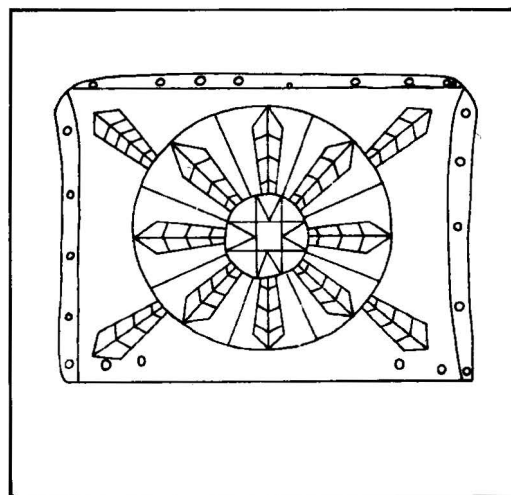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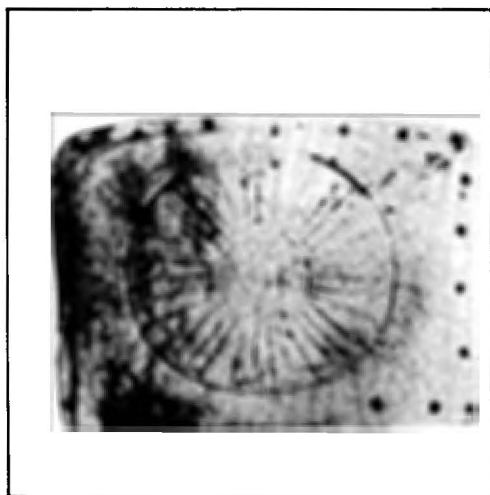


蘇美爾與楔形文的「天」(音an)與「神」(音Digin)字

再看西亞蘇美爾 (Sumerian) 圖形文的「天」字，(音 an) 有一形狀作  亦作八道之狀。簡化後便成為：  或  字有八道光芒以及十二道光芒，這字是指天神，音 dingin，在 Accadian 楔形文中普遍用作為神的指示詞 (見附圖？)。用光芒表示星辰是人類共同的習慣。

這幅玉版圖紋的結構是外方而內圓的，很像玉琮的形狀，皆以方與圓相套，亦是外為方而內為圓。方指地而圓指天。這種幾何學觀念籠括天地作為遠古人們的宇宙觀，看來是有遙遠的歷史，在未有文字之前早已形成。後代學人才說「天為圓」，儒家《曾子》十八篇內有《天圓篇》說道：「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這一篇代表儒家的宇宙生成論 (文載《大戴禮記》)。至於《周髀算經》的「數之法出於圓方」之說，都是後來學者演繹出來的理論，我們從含山這玉版已可看出五千年前未有文字之時經已具備天圓地方的智識。含山玉版在四週邊緣鑽有若干小圓孔，我想應該是表示數度。《莊子·天下篇》說：「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其明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玉版鑽刻著數度，在古代世襲的史官所保存的，早已湮泯無遺，幸得這玉片的出現，正可提供一點研究對象。

華夏文明，在新石器至銅器中間，應當有一段漫長的玉器時代，近年各地出土許多光怪陸離的玉器，替歷史補充了這一缺口。在文字未充分發展之前，只有一些陶符和器物上的紋樣，透露出精神史上某些名物、制度的曙光，是非常有意義的。



含山縣長方形玉版及其摹本 (《文物》1989年4期)

這件玉版陳久金稱為玉片，他既認為是河圖洛書的前身。我們看古識緯書有所謂「河圖玉版」，《易·繫辭》云：「河出圖」，孔安國以為「河圖則八卦是也」（孔穎達《正義》引），這一玉片，我以為可以正名稱之為「玉版」，似乎比較妥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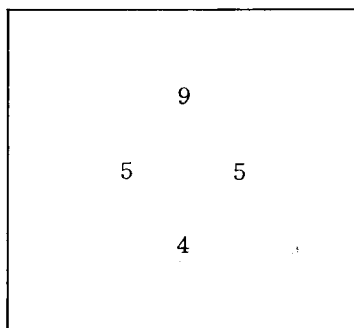
這玉版的紋樣應該重新考慮的有下列二樁事：一是四週的數度，是否可以說是洛書？二是箭頭所表示的八方四維的概念是指甚麼？茲試加分析：

玉版週邊鑽孔所表示的度數如下圖，亦即可以寫成下面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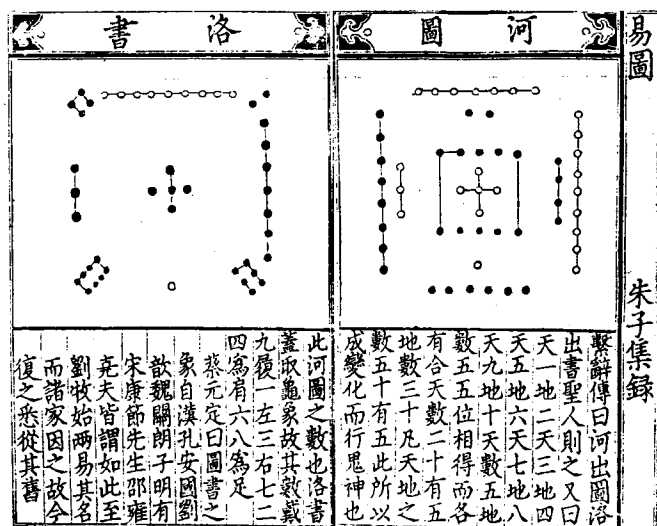
上方： 1、3、1、2、2 = 9

下方： 2 2 = 4

左右方： 5 5



試把它和河圖、洛書作比較：



古書中的河圖洛書
(《朱子集錄·易圖》)

洛書

	7	
	2	
8.3	5	10 4.9
	1	
	6	

河圖

4	9	2
3	5	7
8	1	6

事實是很不相同的：

- (1)玉版是上9下4，而左右各為5，說明它很重視9、4、5這三個數字。
- (2)河圖是用10數為主，分為五組，以6配合1，2配合7，3配合8，4配合9，5合5位於中央。
- (3)洛書是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七八為足」一說，縱橫而成各各為15數的幻方；但沒有用10數。

玉版數字的安排，看來是河圖、洛書以外另一套數理系列。應該說明的是：它們都能夠分辨生數與成數為不同類型，而加以重新組合排列。

古人把五數位置於中央，一二三四得五為六七八九，故一二三四為「生數」，六七八九為「成數」。易學家把一二奇耦區分為天數、地數，而極重視六七八九，謂之「實為天地的全數」（這一理論的根據，詳見清代有名經學家惠棟所著《易例》的「九六義」條）。玉版只舉出9和4兩數，9是成數之極數，4是生數之極數。5·5相對則表示「天數五，地數五」。《易·繫辭》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孔穎達《正義》云：

若天一與地六相得合為水，
地二與天七相得合為火，
天三與地八相得合為木，
地四與天九相得合為金，
天五與地十相得合為土也。

這玉版中看不出有「五行」痕迹，但把二個「5」數左右分列；知當時的數理觀念已對「5」數非常重視。至於把9和4兩數在上下對立起來，似乎與「地四與天九相得」一義有很接近的因緣。

洛書是在漢代很流行，成為「九宮」系統的，《大戴禮記·明堂》說它是「效法龜文」，這一理論比較進步；河圖則較簡單，僅僅是生數和成數作四方及中央的排列，看來是很原始的。玉版的數字排列是另一套。五千年前已有這樣的數理系列，絕不簡單，充分看出遠古人們的數學智慧。

至於第二點的八方四隅的方位問題，我們看文獻上對於八的觀念：

《大戴禮·本命篇》：「八者、維綱也。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注云：「八為方、維，八卦之數也。」

八方即東、東南、南、西南、西、西北、北、東北的方位，後來因有八風的名目。《素問》稱為八正，其書有《八正神明論》，以為「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此種八風又配合八節。《史記律書索隱》云：「八正謂八節之氣，以應八節之風。」所謂八節是指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如陳久

金說，他認為五千年前的天文知識有八節的存在，若單憑這一玉版的圖樣是很難取得證明的。甲骨文只有四方風名，沒有八風；八方之名則部分出現過。從這玉版中八箭頭表示八個方向是絕對沒有問題的。古代空間觀念有八埏（司馬相如《封禪文》：「下泝八埏。」）八極（《淮南子·精神訓》：「于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八殯（《淮南子·地形訓》），孟康說是「地之八際」。至於八方之四角所加上的四枝箭頭則分明是表示四維，到了《淮南子》的《天文訓》，對於四維敘述更為具體化。但在皇古之時，八際四維的方位在這幅玉版上卻已表現得很清楚。它是不是等於八卦八節，則尚很難說。

我們如果保守一點，對這塊玉版所顯示的意義，說它有數度、有方隅（八方四維）的形象，則毫無問題；數度所表示的尚有區別生、成數和五五相對之觀念，這時五數的重要性已透露端倪。圖中以八數為天地的維綱，則灼然可見。當時的數理安排和自然哲學已洩漏了不少「春消息」，對於探討吾國 before philosophy 的情狀，這無疑地是一件嶄新而能引人入勝的思想瑰寶。

值得注意的，尤其是這塊玉版夾放於龜甲裏面，這和歷來最難令人置信像各種緯書所說：「元龜銜符」（《黃帝出軍訣》）、「元龜負書出」（《尚書中候》）、「大龜負圖」（《龍魚河圖》）等等荒誕不經神話性怪談，卻可印證起來，竟有它的事實依據，那真是「非夷所思」了！

1989, 7 月初稿

① 陳久金、張敬國《含山出土玉片圖形試考》，《文物》，1989，第4期；頁14-17。